

识字教学：处理好增强传统文化意识与把握教学分寸的关系

黄国才

摘要：汉字是因义构形的表意文字，具有系统性，蕴含传统文化与智慧。当前识字教学存在两种偏差：一是忽略汉字文化内涵，二是直接搬用古文字溯源徒增学生负担。识字教学应处理好增强传统文化意识与把握教学分寸的关系，既要遵循汉字的构形原理，发掘其蕴含的审美情趣、修身文化等丰富内涵，让学生感受汉字文化的智慧；又要讲究教学方法，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科学施教，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起来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学生在提升识字效果的同时感受文化内涵、启迪智慧，增强文化自信。

关键词：识字教学；传统文化；教学分寸

汉字具有独特的性质，学习汉字不应仅停留在形与音的层面，而应结合文字学知识，理解其形、音、义三位一体的特点，以及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智慧。吕叔湘指出，文字学是一门内容广泛的学问，涵盖形、音、义三方面，几乎等同于语言学。^[1]因此，识字教学应尊重汉字的特性，遵循其内在的思维逻辑，感知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，体会其中蕴含的智慧。学生若对汉字的本体性知识有所了解，并养成借助工具书验证的习惯，便能形成独立识字的能力，最终达到叶圣陶所说的“不须

教”^[2]的境界。这样的教学体现了科学性。

小学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小学生，因此，要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习目标来实施教学，既讲究教学方式，又把握教学程度。比如，识字与写字教学在第一阶段应让学生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，在第二阶段应让学生初步感受汉字的文化内涵，在第三阶段应让学生体会汉字蕴含的智慧。^{[3]7-11}这样的教学体现了艺术性。

识字教学既要体现科学性，又要体现艺术性。科学性是前提，艺术性是追求。而当下识字教学，

作者简介：黄国才，福建省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小学语文教研员，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（福州 350007）。

要么忽略汉字文化内涵，只是简单地加一加、换一换，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搬出古文字溯源徒增学生的负担。因此，“识字教学不能只把目光盯在识字数量上，而要在识字的过程中综合考虑汉字知识、思维发展、文化传承等诸多因素，协同发挥作用，提升识字效果”^[4]。本文以《小书包》《中国美食》为例，探讨识字教学如何处理好增强传统文化意识与把握教学分寸的关系。

一、发掘识字单元蕴含的传统文化

识字单元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，教师若不发掘，学生便可能忽略这些内容，导致汉字教学无法取得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良好效果。

（一）汉字文化

1. 汉字具有表意性和系统性

汉字是因义构形的表意文字，具有系统性。这一系统大致分为以下三类。一是表义系统，以偏旁表义为主。汉字的偏旁大多由成字或成字简化（有不少简化是由草书楷化形成的）变形而来，所构成的字大都与偏旁（字）表义同类，如“木”字旁、“禾”字旁、“火”字旁（含四点底）、“月”字旁（肉月旁）、三点水、“草”字头、“竹”字头等。二是示音系统，以成字为主用于提示语音。比如，《小书包》《中国美食》所涉及的示音成字有包（苞、抱、泡、炮、袍、饱、跑、雹等）、考（拷、烤、铐、铐等）、反（饭、返、扳、板、版、叛、贩等）、少（炒、妙、抄、吵、钞、秒等）等，由这些字构成的字大都与这些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，读对一个字就有可能猜中一串字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由于语音的演变，声符与所构汉字之间的声音联系有的已经距离很远，大部分也只能近似。^{[5]115}因此，须查工具书验证。三是记号系统，既不表义也不示音。比如，“鸡”字左边的“又”，替代了

原字“鷄”的示音部件“奚”。像这样的记号，在汉字中数量不少，形成了一个系列：左边是“又”的，如“邓、欢、劝、难”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学生一旦了解汉字的表意性和系统性，一方面能极大地提高识字的效率，另一方面能引发对汉字的浓厚兴趣，有助于学生“认同中华文化，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有坚定信心”^{[3]4}。

因此，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》要求学生“发现所学汉字形、音、义和书写的特点，发展独立识字能力和写字能力”^{[3]13}，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（以下简称“统编教科书”）的识字单元、语文园地的“识字加油站”“字词句运用”栏目等，也编排了归类集中识字，强调在识字过程中发现汉字的特点或规律，并将其运用于识字与写字的过程中。

2. 汉字蕴含“经济”思维与审美情趣

汉字在长期使用中不断简化，有不少简化是由“草书楷化”形成的（如“言—讠”“車—车”“邑—阝”等），目的是让书写更快捷、结构更系统，体现古人讲究效率的“经济”思维。比如，《中国美食》要求识写的“火”字旁，在左边时，最后一笔捺变成点，这既是书法中的谦让，也是结构上的高效安排：用更紧敛的笔形，兼容左右部件，使书写和认读更省时省力；在下方时，大多变为四点底“灬”，统一了与“火”相关的字形部件，书写也更连贯。少数如“煲”“烫”等保留“火”，是构形固化的特例。更见智慧的是，当四点底用于表示动物的身体部位时，大多进一步简化为一条横线，如鱼（魚）、鸟（鳥）、马（馬）、乌（烏）等，这种简化不仅与表示火的四点底形成区分，也使书写更加快捷。当然，个别字如“燕、焉”底部仍保留四点，那是它们稳定的象形痕迹成了特例。再如，《小书包》中要求认识的新偏旁：“人”作偏旁时，捺笔改为竖；“竹”作字头时，竖

和竖钩都改为点。这些变化不仅让书写更连贯，也使部件之间自然避让，左右、上下浑然一体。

汉字还饱含审美情趣。其字形以方正为主，匀称协调、大小相当；线条直、弯、弧、斜变化丰富，以直线为骨架；空间疏密有致，章法错落。这些无不彰显中国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品位，使汉字成为兼具实用性与美感的伟大创造。

（二）识字课文蕴含的传统文化

1. 美食文化与乡土情结

中国人有丰富的美食文化，且与故里家乡密切相关，“舌尖上的中国”“舌尖上的乡愁”等就是明证。比如，《中国美食》一课用“泡泡”提示“我还能说出更多的家乡美食”，以强化“美食—乡土”之间的关联，蕴含爱祖国、爱家乡教育。中国人的美食文化不仅讲究营养，还讲究感官体验——通过炒、蒸、煮、炖等不同做法，烹制出色、香、味俱全的佳肴；不仅讲究食材，还讲究“食态”——跟谁吃、怎么吃等——由此便有了“太白鸭”“东坡肉”“宫保鸡丁”等一张张闻名中外的的美食名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丰富的文化密码暗藏在了汉字之中，如炒、烤、烧、爆、炖、炸等字，都用“火”字旁表义。那么，如何区分它们呢？古人就加示音构件以别其义。汉字有了示音构件的介入，就有了更先进的区别手段，字面所含的信息量也就更加多样化了。^{[5]133}

2. 修身文化

识字单元还将“从小事做起”的修身文化隐含其中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。例如，《小书包》中“天天起得早”、课后练习题“我会把文具摆放整齐”“我会自己整理书包”等，都指向培养小学生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，表面看是小事，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修身从小事起步”“君子内外兼修”的大事。

其实，翻开统编教科书的识字单元，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可谓俯拾即是。以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识

字单元为例，《天地人》反映了古人“天大地大，人亦大”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观念；《金木水火土》蕴含先民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朴素理解；《口耳目手足》中“站如松，坐如钟。行如风，卧如弓”是对端正行为姿态、良好行为习惯以及修身养性的基本追求；《日月山川》则体现汉字“物形—象形—笔画化”的造字用字历程；等等。

二、把握识字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分寸

在识字教学中，教师应把握好传统文化渗透的分寸，以识字为主要任务，适当渗透传统文化，不可喧宾夺主。在讲授传统文化相关内容时，要精选小学生听得懂、用得上、学得好的内容进行通俗讲解，在学生心田里播种下文字学的“种子”。

（一）用好教材，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识字

识字教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，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方法，每一种方法都各有特点，需要灵活运用、优势互补。《小书包》和《中国美食》的教学，除了遵循汉字本身形、音、义结合的特点，还将识字与认识事物结合，如认识文具；与插图结合，如各种美食图片；与积累词汇、发展思维结合，如给“包”组词或短语并渗透逻辑分类（见图1）；与说话结合，如介绍文具的作用；与写字结合，如书写“肉、烧、茄、子”等字，体现“字不离词、词不离句、句不离用”的识字教学原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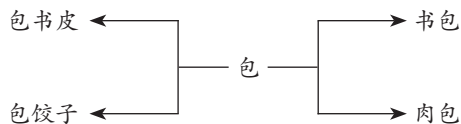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读一读，说一说

（二）尊重学生，运用汉字知识科学识字

汉字是形、音、义有机结合的表意文字。识字教学要结合具体偏旁与字义的关系，如“勺—包”“艹—笔”“木—本”“灬—火”“艹—草”等，

使学生初步了解汉字构形表义、示音等本体性知识，而不是简单地数笔画、加一加、减一减、换一换等机械识记。同时，教师要讲得通俗易懂，尽量贴合小学生，使其听得明白，留下正确而深刻的第一印象，以增强其科学识字意识，提高语文学科的科学性。

第一，对于构字理据清晰的内容，应扎实地教学。尤其是教学新偏旁和会写字时，更要将构字理据清晰的偏旁和字教得正确、教得到位。比如，对于“包”字头、“竹”字头、单人旁、四点底等字理清晰的内容，教师应认真地教字形（含变形）、字音、字义（由此偏旁构成的字的义类）；又如，书写“本”时，教师可边示范边强调“木”下面的短横指木（树）的根；书写“刀”时，教师可利用图讲清“丿”像刀背、“㇚”像刀刃；等等，使学生对汉字构形特点有强烈印象和比较深的认识。相反，若只让学生记住“勹”是“包”字头，先写撇再写横折钩，而不了解这样构形所表示的意思，就没有遵循汉字的特点进行教学，如此就沦为“不懂而教”了。当然，此类教学要像《小书包》《中国美食》一样教得通俗浅显，使第一学段的学生听得懂、记得牢、写得对、用得好。

第二，对于构字理据比较复杂的内容，应点到为止。有些字外形简单实则内涵丰富，但基于学生的认知特点，只需让学生留下正确的第一印象，避免增加负担。比如，“尺”字虽然构形简单，但学界多认为其“构形不明”^[6]。这时，便可换一个角度切入：古人造长度单位“皆以人之体为法”^[6]，一尺约相当于从肘到腕的长度。教师在教学时，可点出这一文化背景，让学生用一尺长的尺子量一量自己的小臂，直观感受一尺有多长。教师仅此一点，教学汉字的“味道”就有了，一方面可避免学生用“横折、横、撇、捺”数笔画的方式死记

“尺”字，另一方面能让用尺子量手臂的活动设计蕴含文化与智慧。

第三，对于与文化相关的内容，应恰当地选取。汉字是开放性的系统，关联丰富、包容性强。关注汉字与文化的关联，可使识字与写字教学更加丰富和充实。学生一旦有所了解，文化自信与审美创造自在其中。以表示植物的形声字为例，“艸”“木”“竹”“禾”是《说文解字》中表示植物的四大部首。它们所辖字的数量占《说文解字》10 594字（含重文）的将近11%，这是因为“在秦汉时期，中原地带的生产已经以农耕为主，汉字的造字取象向植物发展是必然的”^{[5]135}。又如，教师在教学《小书包》中的“笔”字时，可以适当关联“文房四宝”和书法，但不要溯源“筆”；在教学《中国美食》时，由教学生认识荤菜素菜关联到“饮食营养”、由“中国美食”关联到“家乡美食”等，使识字与写字教学更加丰富、灵动和充实。

当然，无论是汉字知识还是关联文化，识字教学把握尺度是关键。拔高要求与泛化目标都会偏离“认识和书写常用汉字”“初步领悟语言文字运用规律”^{[3]6}的总目标。

（三）养成习惯，渗透生活教育

学生在学校里受教育，目的在养成习惯，增强能力。识字教学，不仅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识字与写字习惯，使其科学识字、规范写字，增强“写好方块字，做好中国人”的文化自信，而且要培养学生“从小事做起”的生活习惯，让识字与生活真正融为一体。

例如，在教学《小书包》一课时，教师可将课后练习题“我会把文具摆放整齐”“我会自己整理书包”自然分解到教学过程中，与识字和认识文具融为一体。这样一来，识字不再是孤立的知识记忆，而是

（下转第49页）